

中華民國十八年十二月

改組派之真

目

中國國民黨福建省黨務指導委員會宣傳部印

改組派之眞面目

目次

斥改組派「農工小資產階級革命同盟」之謬論

改組派「革命的立場」是什麼東西？

改組派是國民黨黨員嗎？

改組派陳公博等擾害黨國之罪惡與陰謀

斥改組派誣衊三大大會

改組派何以要反對對俄交涉

肅清改組派宣傳綱要

改組派之真面目

目次

改組派之真面目

斥改組派「農工小資產階級革命同盟」之謬論

改組派陳公博輩，恣意以個人主觀的見解，大倡農工小資產階級革命同盟的謬說，斷定爲本黨革命的理論，翻遍了總理全部的遺著，始終找不出一字一句的根據，而彼輩公然託總理以改主義，其居心所在，雖三尺之童，也可推知了。因爲本黨所代表的民衆，是一切被壓迫的民衆，不止限于農工階級，也不限于小資產階級，凡被帝國主義者所剝削，被封建勢力所蹂躪的民衆，都是本黨應該代表的民衆，我們不會在帝國主義及封建勢力的壓迫下解放出來，決不能夠隨意劃分階級，以減削革命團結的力量。若本黨真是代表農工小資產階級的黨，則農工小資產階級，必各以其不同的階級利益而從事於革命，試問先有顯然各別的階級利益，如何會能夠同盟得起來，而本黨所真實代表的究竟是工是農還是小資產階級呢？我們只知本黨有擁護農工利益，扶植農工生計，改善農工組織的政綱，同時，除去軍閥洋奴土豪劣紳貪官污吏以外之一切良善國民，本黨皆

一視同仁，認為共同革命之分子。是可見陳公博輩這種生吞活剝不切實際的論斷，在總理手創的三民主義上，既絲毫沒有根據；在國民革命的過程中，也找不出一點蹤影，而彼輩却颯然高唱此項謬論，像煞有介事的來從事煽惑，居然有少數對三民主義沒有正確理解，對於社會實狀沒有深刻認識的青年，竟墮入迷網，致言行趨於破碎，心緒日陷煩惱，終則顛狂悲憤，與世若不相容，致一個活潑可愛的青春，遂因此而葬送，無量救世救人的職責，亦從此無力負擔！唉！陳公博等本想利用幾個青年來替他們排場面，供奔走，又誰知毒液沾身，竟無術足以洗滌，且進而侵害及於心靈哩！

陳公博輩這個農工小資產階級革命同盟的謬論，是從下列的事實及學理撫拾而來的

先從事實方面說：當共產黨在兩湖焚殺劫掠橫行猖獗的時候，正當赤色的第三國際為史丹林布哈林這一派，握有絕大的勢力，他們都是為保持政權而慣于遷就事實的共產黨中著名的右派，所以此時第三國際對於中國革命的問題，為挽救共黨在兩湖之錯誤行動起見，特制就了一個新的決議案，說是：「中國革命方略，應為農工城市小資產階級

的革命大同盟，」此案定了之後，自然便馬上令中國的共產黨，遵照無違，並且還派一個印度人名叫魯易 Roy 的來到中國，代表第三國際，把這個新理論，向中國共產黨的領袖說明。這樣一來，中國共產黨在宣傳上，便馬上改變口風，乃把兩湖的農工運動，向小資產階級極力的讓步，於是農工小資產階級革命同盟的理論，始漸囂塵上，自兩湖清黨剿共之後，陳公博輩便撫拾其餘唾，藉爲其所謂左派號召民衆之工具。

再從學理方面說：則更十分顯明地是從馬克斯主義和列甯主義來的。人人都曉得馬克斯主義中心的「唯物史觀」「階級鬥爭」，都是很注旨在將社會作經濟上的分析，而有資產階級，無產階級，中產階級（即小資產階級）之區別，並注力于宣傳無產者的階級意識，使其提高擴大起來，以促成社會革命之爆發。故凡是以經濟學的階級鬥爭作革命理論的，大都是以馬克斯主義爲根據，提倡農工小資產階級革命同盟論者，自然也不能例外。其次，列甯主義實是馬克斯主義和俄國經濟狀況兩者合攏產生的主義，因爲俄國經濟狀況，是絕對不容許馬克斯主義者瞎幹其純粹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故第一步不能不拉攏大多數有產的農民參加，再進一步更不能不容忍私有制度及小資產階級之存在

• 所以陳公博輩農工小資產階級革命同盟之謬論，尤其十分明顯的是列甯主義的主張，即使陳公博輩自己不肯承認是列甯的忠實走卒，然至少也是列甯主義的迷信者。因為中國的社會經濟事實，亦恰正如俄國一樣絕對不容許瞎幹純粹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故便不能不把小資產階級來緩和，說中國的革命是農工小資產階級同盟的革命，俄國是爲非驢非馬的列甯主義犧牲了，陳公博等竟欲借俄國列甯的死魂，還附於中國國民黨的身上以犧牲中國，說他荒謬他直不够荒謬的程度，他簡直是一羣毫無廉恥心肝的賣國賤奴！

由此可見陳公博輩這個農工小資產階級革命同盟的理論，從學理方面分析，實是純粹襲竊列甯主義來制定革命策略的理論，從事實方面考察，實是撫拾第三國際共產黨的唾餘底理論，故其澈始澈終還是非驢非馬的中國共產黨革命的理論。三民主義的信徒起來，剷除這個無恥的共產主義者！

總理在民生主義的第一講裏，曾有極明瞭的批評意見說：「……資本家改良工人的生活，增加工人的生產力，工人有了大生產力，便爲資本家多生產，在資本家一方面可以多得出產，在工人一方面也可以多得工錢，這是資本家和工人的利益相調和，不是

相衝突：社會之所以有進化，是由于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相調和，不是由于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有衝突，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相調和，就是爲大多數謀利益，大多數有利益，社會才有進步。……階級鬥爭，不是社會進化的原因，階級鬥爭，是社會當進化的時候，所發生的一種病症，這種病症的原因，是人類不能生存，因爲人類不能生存，所以這種病症的結果便起戰爭。馬克斯研究社會問題所有的心得，只能看到社會進化的毛病，沒有看到社會進化的原理。」又說：「……中國今日是患貧，不是患不勻，在不均的社會，當然可以用馬克斯的辦法，提倡階級鬥爭，去打平他；但是中國實業尚未發達的時候，馬克斯的階級鬥爭，無產專政，使用不着，所以我們今日師馬克斯之意則可，用馬克斯之法則不可。……」

由此看來，可見 總理對於階級的立場，是絕對摺棄的，不特在大工業未發達之中國，固然用不着含有階級鬥爭意味的理論，就是在大工業最發達的國家，也不必一定用階級鬥爭的理論。中國國民黨是遵依 總理的遺教，主張社會的經濟利益應該互相調和的，社會上一切忠于整個國家民族利益的份子，都應該同站在一條革命戰線上，（即國

民革命戰線上）以謀全體利益的，誰是恃強凌人不講公理的，就打倒誰；誰是止知自己利益，不顧全體利益的，也就打倒誰；這個革命同盟和反革命同盟的分野，是以主義與理道德做分判的標準，不是以所做的職業及所處的階級做準標的。所以中國國民黨對於中國整個國家民族所負的偉大使命，是要根本消滅社會階級之存在，而謀達共有共治共享之目的，決不是在並無階級分明之社會，來提倡階級鬥爭，以鼓勵階級的意識而強造階級，尤其不是用什麼階級鬥爭為理論之出發點，於國民革命之外，要另立一個什麼農工小資產階級革命同盟的理論。質言之，即陳公博輩農工小資產階級革命同盟論，絕不是中國國民黨的理論，而是與總理主義大相逕庭的一種立異鳴高之反革命理論。陳公博輩高唱此種理論，即不啻為總理主義之敵人，亦即為中國國民黨之敵人！

中國國民黨遵奉總理遺教，認清了中國當前的問題，絕不是這個階級對那個階級的問題，而是怎樣使全體國民，打破帝國主義的束縛，脫離封建勢力的壓迫，增高國民的智識，改善國民的生活等問題。所以中國當前的問題，是整個的國民利益或禍害的問題，中國國民黨只可以代表全體國民，因為全體國民的利益關係是共同的，中國國民黨

只有代表其共同的利害關係，依國民的利益來決定黨的政策，依黨的力量來實現國民的利益，始終站在全體國民的觀點上，以全體國民的團結合作去實現三民主義的。決非如陳公博輩要分析階級，要階級來衝突互鬥向着民死主義的路上走去的。

至於陳公博輩所主張：『在革命期中，以農工爲幹部，以小資產階級爲聯盟，在建設期中，以農工爲主體，而以小資產階級爲輔翼，……國民黨若要不動搖，只有確定黨的基礎——農工。』此種主張，恐怕也是陳公博輩所獨自發明，總理是絕無此種遺教的，就退一步來說，只要方法行得通，只要能切合實際需要，也可不必盡是總理遺教。但是試問：以農工爲幹部基礎，以小資產階級爲「聯盟」「輔翼」，這「聯盟」和「輔翼」的權限與期限將怎樣去規定呢？你叫他做聯盟的時候，他是否便能出入守衛如手如足呢？你叫他做輔翼的時候，他又是否便能荷戟負劍亦步亦趨呢？待到你確定了所謂黨的基礎，把黨改爲專代表農工的時候，是否一棍便可以打小資產階級打出黨外去，而棄之如敝屣呢？恐怕全國數千萬的小資產階級，未必都能馴貼貼的常常忙於奔湊，由你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吧！就算你能將小資產階級完全攆斥出黨，所餘的

農工還是兩個顯然不同的階級，你還是要農的階級來做階級基礎，抑要工來做階級基礎呢？若說兩種都要，則你既認定階級是要分開的，而且又不能免於鬥爭，你就不能調和二而使之不爭，又不能獨重一面而消滅一面，那陳公博等只好一隻腳站在農人肩上，及一隻腳站在工人肩上，做兩階級間的一個蝙蝠黨而已。但是農或工稍為一動，陳某的基礎馬上就坍台了。總之，陳公博等所言之革命同盟，實際就是想拿民衆作豬仔的鬼把戲。可見此路不但行不通，而且根本就不是總理三民主義之理論，我們惡莠之害苗，惡魚目之混珠，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階級同盟論之淆亂三民主義之真義，凡是忠實的三民主義之信徒，都應該羣起而殲此謬說！

改組派「革命的立場」是什麼東西？

「革命者不應該站在黨的立場，而應該站在革命的立場」，這也是和「農工小資產階級革命同盟」一樣為陳公博輩所高唱着的論調。

陳公博在其所敘述「國民革命的危機和我們的錯誤」一文中，開宗明義就首先聲明

：「凡是一個革命，不論其爲一個革命黨，或是一個革命黨人，理論和行動絕對不能矛盾，如果矛盾的絕對不能成功，並且根本不能成其爲革命黨；其次，則一切行動應該站在革命的立場，而不應該站在黨的立場。」又說：「今日我們談話（按係指與譚平山談話），你應該離開共產黨的地位，我也離開國民黨的地位，以純粹革命黨的資格來談話，因爲我很相信我們爲革命並且爲羣衆的需要而革命，斷非專站在黨的立場而革命。」又說：「而且能不能革命，是人的問題而不是黨的問題。」這些都是陳公博輩所謂「革命的立場」底絕好解釋。實言之，其所謂「革命的立場」，乃是個人需要底革命的立場，而不是站在黨裏面底革命的立場。

由此可見陳公博輩所謂「革命的立場」，是和「黨」分家的，是可以離開「黨」來亂嚷亂喊什麼革命革命的。照這樣，一個人或一個革命者，就可以隨便高聲嚷道：「我是革命的，我是最革命的，大家跟我來左清惡化右清腐化。」「我要打倒誰，我要擁護誰。」或者可喊：「革命者快向左轉呀！不革命的快滾開去呀！」等等，因爲這正是人底革命的立場——離開了黨的立場之人底革命的立場；至於說到羣衆需要底革命的立場

，那末，工人便可以說我要自由沒收工廠與資本，農民便可以說我要把田地來充公，因為這正是羣衆需要底革命的立場——離開了黨的立場之羣衆需要底革命的立場。是又可見陳公博輩這種所謂革命的立場，乃是叫個人離開了黨的立場來做英雄革命或個人自由行動的，是叫羣衆離開了黨的立場來做羣衆暴動或羣衆自由行動的。

我們曉得：個人的革命，萬不能離開了黨，因為個人的革命，頂好也不過祇是英雄革命，決不是現代的國民革命或社會革命，站在黨的立場上來說，只許有黨的自由，不許有個人的自由，個人若是離開了黨來幹革命，簡直可稱是反革命；至於羣衆的革命，尤其不能離開了黨，因為離開了黨，便容易趨於暴動或搗亂；站在黨的立場上來說，羣衆是應該絕對受黨的指揮與領導，而不應該盲目地暴動和搗亂，羣衆若是離開了黨來幹革命，也很容易變成爲反革命。何況革命的性質，千般百樣，各有不同，若在黨的立場之外，徒喊革命的立場，顯然的更容易被人引誘到其他主義的革命路上去，變成爲反自己的黨而不自知。故在黨的立場之外，絕不應另有所謂什麼革命的立場。

陳公博輩既已明明知道：「一個革命黨或是一個革命黨人，理論和行動絕對不能矛

看，如果矛盾的絕不能成功，並且根本不成其爲革命黨。」但我們試一考察其數年來革命的歷史，却到處都可以發現其理論和行動矛盾的事實。試觀其口裏暢談着三民主義的理論，而行動却整個地表現是個共產主義者，常常說共產黨有破壞國民黨的陰謀，而其行動却在在都是幫助着共產黨來破壞國民黨，（其行動事實可參看「改組派之罪惡與陰謀」），是又何怪其到處革命都不能成功，而且到處都被人咒咀爲國民黨的罪人！我們再觀其所說的：「我很相信我們爲革命並且爲羣衆的需要而革命，斷非專站在黨的立場而革命。」更可見其對於爲什麼要革命，就根本未有中心的信仰。他却忘記了國民黨的背後，旗幟鮮明的三民主義，而這三民主義是孫總理適應中國的實際環境之需要，根據着世界潮統的趨勢而創出的救國救民之主義。離開了國民黨的立場，就是離開了三民主義，離開了三民主義，就是離開了羣衆的需要，結果就一定是趨向於反三民主義之革命的。數年前共產黨得勢的時候，曾有個迷惑煽動青年及羣衆的口號，就長「只問革命不問其什麼主義不主義。」與陳公博輩所高唱的「只要革命的立場，不問黨的立場。」比較起來，又有什麼區別？所以陳公博輩在黨的立場之外，另標榜一個革命的立場。

的立場，其用心就是在挑撥人離開了國民黨的立場。

我們試再考察一下陳公博輩在武漢時所領導下之兩湖所謂革命份子，離開了黨的立場而亂闖亂動的錯誤行動，縱然不是提倡革命的立場之流毒，然而由這種的經驗，就可以知道萬不可再來提倡此種玄而又玄的革命的立場，如果不以前車爲殷鑒，那就是火上添油，故意使民衆加倍喫苦！我們又看陳公博輩在廣東時所領導的什麼護黨運動，也就會引起共產黨的大暴動，而演成廣州空前之慘禍。所以陳公博輩運用其革命的立場之理論，從未能使武漢及廣東的民衆走上革命的正軌，却反引成共黨的暴動而無法制上，這就可見所謂革命的立場之成績了！根據這些事實，尤足見陳公博輩之提倡革命的立場，不過是要引誘民衆脫離黨的立場，而走上暴動或亂闖之途。

空洞而不着邊際之陳公博式的革命的立場在理論上之荒謬既如此，而在過去事實上之成績又如彼，然而陳公博輩仍棺之以大唱特唱着，當然是另有居心在焉！他一方面是想拿這個法寶來搖動國民黨的基礎，使黨無形減失領導之作用，一方面是要想引誘黨以內的個人離開了黨，去幹英雄革命（即所謂個人的革命立場），引誘黨以內的羣衆離開了

黨，去幹暴動革命（即所謂羣衆的革命立博），以爲其號召煽惑縱橫捭闔搗亂本黨攫取政權之工具。故我們不但要揭穿他的狂吠，打倒他的謬論，尤其要銷滅他危害黨國奪取政權之野心。

我們在中國這個環境這個時代裏，只承認中國國民黨是唯一的革命黨，在這唯一的革命黨之外，如另有所謂革命黨，則一定是反革命黨，同時在這唯一的革命黨底革命的立場之外，如另有所謂革命的立場，則亦一定是反革命的立場。因爲中國國民黨的本身既是革命黨，則在黨的立場中，就有革命的立場，絕不容許在黨的立場之外，另有其他什麼革命的立場的。而且國民黨所奉的最高原則是三民主義，除了三民主義革命之外，是再不容許有別種革命之存在，國民黨的組織是以民主集權爲精神，羣衆之要求，都可以在黨的裏面及在黨的領導之下表現出來，用不着再在黨外表現。總言之：革命的立場，是包含在黨的立場之內的，在黨的立場之外，別無所謂革命的立場。陳公博輩在中國國民黨的立場之外，另倡其所謂革命的立場，就不啻是反革命的立場。中國國民黨黨員起來！打倒站在反革命的立場上底改組派陳公博等逆！

改組派是國民黨黨員嗎？

在黨內圖謀操縱把持，在黨外則肆意詆毀攻擊，不惜以本黨爲孤注，違反黨的意志，破壞黨的紀律以敗壞黨的基礎的，乃過去共產黨寄生本黨的陰謀和企圖，其用意在於絕滅本黨的生命，攘奪本黨的國民革命領導權，劫奪本黨在國內的光榮的革命史和國民的信仰心，並欲假手於本黨以速售其賣國求榮的奸謀而遂其流氓專政殺人放火的野心。自清黨以後，其醜惡之真相愈形暴露，其仇恨本黨仇恨國民之意志亦愈堅強，故其詆毀攻擊本黨及國民者更無所不用其極。以共產黨而出此，當亦不足憐惜，蓋其賣國無恥之天性既成，所謂革命的立場復不相同，主義政策又各互異，自不能始終信仰本黨服從本黨也。但如同是本黨黨員而互立門戶，蹈共黨之迹，不與敵人相搏擊，反而對本黨肆意詆毀攻擊，搗亂現有革命的基礎，破壞國民一致聯合的戰線，若與黨有不兩立之勢者，是爲黨的叛賊，其情必無可恕，其心尤爲可誅，這就是現在所謂政組派的面目！

改組派之在今日，固猶自稱爲國民黨黨員也，然夷考其行動言論，則幾一一蹈共產